

黑人科學家
喬治華盛頓
卡佛爾傳



廣學會出版

黑
人
科
學
家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盛頓卡佛爾傳

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初版

黑人科學家 喬治華盛頓卡佛爾傳

原著者

沙利格累姆
喬治力斯可

譯述者

聶森

審訂者

女鐸報社

出版者兼

上海（〇）虎丘路一二八號
廣學會

印刷者

集成印刷所

▲版權所有▼

DR.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SCIENTIST

By

Shirley Graham and George D. Lipscomb

Translated by

Nieh Miaw

Edited by

WOMAN'S MESSENGER STAFF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Huchiu Road

SHANGHAI (O)

1949

黑人科學家 喬治華盛頓卡佛爾傳 目錄

第一部 「舉目看山」

第一章	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	一
第二章	這個小孩子值得一匹馬的價值麼？	一一
第三章	樹林中的祕密	二〇
第四章	我父親的職務	三三
第五章	他旅行到遠的地方	四六
第六章	找尋智慧	六七
第七章	「先生，我給你們落花生！」	八七

第二部 「大地是主的」

第八章	大學學位	九七
-----	------	----

第九章	「下來，幫助我們吧！」	一三〇
第十章	廢物利用	一三八
第十一章	學校走入農村	一五五
第十二章	「因為你撒種，所以有收成。」	一六五
第十三章	家中的生活	一七五

第三部 豐盛的收穫

第十四章	「主的小工場」	一八四
第十五章	「帶給卡佛爾教授看」	二〇四
第十六章	上帝的勝利園	二二四
第十七章	「走在旅途的這邊」	二三五
第十八章	航船向大海駛去	二四七

黑人科學家
喬治華盛頓卡佛爾傳

第一部 「舉目看山」

第一章 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

兩列早班客車，氣息喘喘地駛進聯合車站的長月台，吐出它們的旅客——其中一列是自紐約城來，其餘一列是自老遠的南方開來的。紅帽子來回奔走，推着堆滿了行李的手推車。龐大候車室的圓天井，發出腳步雜亂的回聲。室內高處窗口透進的陽光，照射到自全國各處來的行色匆匆迫不及待的旅客們身上。這是實在的事，他們來自世界各處，走入圓柱的迴廊下，在美國的京都華盛頓莊嚴的入口處停留些許時間。

一位身材高大，微微駝背的黑人，正在室內，被人羣擠在一旁，他手裏提着一隻大木箱，被人推擠，向前蹣跚走着。他停止脚步，將木箱輕輕放在地上，伸手將頭上帶的一頂舊哥爾夫鴨舌帽向腦後一推，順手撫摩頭上短而濃密的灰白頭髮。他抬頭看看四週的人羣，一

位滿臉風霜的旅客，自候車室幽暗的遠處，匆匆向列車停處的入口處走來，朝他看了一眼，掉轉身，朝他注視着。是的，這應該是他回家的時候啊！顯然地，他像是在埃及的廢墟中掘挖已久了，因為自這位考古學者驚懼的眼光看來，走過門口的那位黑人似乎是一個法老王的頭部的剪影。自然這是不會有的事，可是那頭顱却是如此——形狀美觀的頭蓋骨，廣大的前腦，高而筆直的鼻子，細緻的鼻孔，寬而突起的顴骨，薄薄的嘴唇。那人發覺有人在打量他，掉轉身，望望那旅客。那位旅客眨眨眼睛！原來是一個窮而做工的黑人的臉。但是待了一會，他隨即回身走了。那晚這位著名的考古學者在入睡之前，把日裏所看到的事思索一番，他仍可以看到那雙距離相當遠的眼睛，放出奇異的光彩。

這一切的思索，那位黑人全不知道，他自人羣中再向後退走，神經質地將頭上的鴨舌帽帶好，將大衣在他瘦弱的身軀上緊了一緊，好像是想在那套陳舊的衣裝內尋找保障一樣。他看到一個紅帽子向他這邊匆匆走來，喜得眉開眼笑。可是那個搬運夫走過他的身旁，向人羣中伸頭四望，好像尋人似的，一直沒有注意到他，直到他顫抖的聲音將搬運夫叫住。

「喂，喂，你能不能幫我提這隻木箱？」

紅帽子立即朝這位引人注意的人看着，看到他穿一條不合身，已經走樣的褲子，脚上一

雙破皮鞋，鞋上濺了些污泥，鞋皮已打了皺紋。

搬運夫用和氣的口吻答道，「先生，對不起，很想幫你的忙，可是我是派來迎接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一位遠自它斯基而來的偉大科學家，我不敢錯過了他。」

「我——我——」那位高嗓音剛要說話，而紅帽子已經鑽進人叢中去了。那人臉上露了一絲微笑，嘴唇上的一撮小髭動了一動。他格格笑了。

他輕聲自言自語道，「希望他尋找那位偉大科學家不要化費太多的時間！」於是他又格格地笑着。

他的神經已安定下來，於是提起木箱，匆匆地走過石鋪的地面。他的走路姿態很特別，迎着室外強勁的風勢，身軀略向前彎着，腳好像不慣於走在堅硬平滑的石地上，有些不穩當的樣兒。可是他走得輕快，不費力地自人叢中穿過，從中間的大門走了出來。京都華盛頓在早上的陽光中特別可愛。他自路旁向出口走去，兩旁像寺廟的拱廊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一輛汽車正在開動，警察大聲叫着，「喂，老頭子，當心汽車！」

他沒有注意到這一切，急急走過電車軌道，眼睛却注視在前面矗立的紀念碑和它四週的草地，及寬大可愛的綠蔭街道。

這年華盛頓京城的春季來得特別早。這是一九二一年，是我們第一次大戰休戰紀念日後的那幾年快樂歲月中的一年。人們仍愉快地說一切戰爭都過去了！地面上雖仍有些雪塊存在着，但微嫩的綠苗已自泥土中伸了出來。這位黑人從圓場基地的小階台上拾級而登，他的身體似乎愈來愈大。因為他的寬大的外衣被微風吹拂，兩邊飄動起來，把他的身體放大了。他除下帽子，昂起頭，深深呼吸了一下，好像是使被壓抑着的肺部舒展一下。能夠又置身戶外，在上帝的藍色天空下走動，實在是一件極快樂的事！

正在這時，圓場那邊的一個黑人汽車夫看到了他，叫道，「先生，汽車要麼？」可是這位主顧走近的時候，汽車夫臉色忽變，掉頭他顧。

那個高而脆弱的聲音說，「是的，我想乘汽車走。」他等候回話。

汽車夫朝他上下打量，懷疑地問道，「上哪兒去？」

那人朝他前面的景物掃了一眼，眼光注視白宮的尖頂上。

他躊躇着，自衣袋摸出一隻老式的大錶，看了看道，「我想到那個——我還有點餘閒——」他朝汽車夫看了一眼，繼續道，「這在我是非常特別的，不可浪費時間。」他朝四週看了看。「這是一座很美麗的城市，這城和我的名字相同，我想觀光觀光一番也好。你可不

可以帶我到各處去走走？」

車夫沒有回答，却反問道，「你叫華盛頓麼？」

這人簡單回答道，「我的名字叫做喬治·華盛頓·卡佛爾。」

「這倒是很響亮的名字，」車夫說着朝那人的破皮鞋看看。他在座位上挺了挺腰說，「好吧，觀光每小時是三塊錢！」

喬治·華盛頓·卡佛爾小心翼翼地提起木箱，爬進車後的座位上去。這倒使車夫吃一驚。

車夫指指木箱問道，「要不要把它放在這兒？」

「不必不必，」那人立刻回答，但又立即改過口吻道，「謝謝你的好意，我照顧它吧。」

車夫隨口問道，「你要上哪兒去？」

「我想看看白宮四週長着的那些大樹，和街道兩旁的那些好看的古老的大樹，啊，是的，還有自老遠的日本送來的那些細嫩的櫻花樹。我——」

車夫張口問道，「樹？你要看的只是一些樹麼？」

那位乘客微笑道，「不只是樹，還有那些很多好看的矮草野花，還有動物園，我們不可

不去參觀一下！」

車夫不願意似地隨口答應了一聲，「嗯，是的。」他聳了聳肩頭，無可奈何地撥動了機動引擎。

乘這機會讓我們回到聯合車站，生落花出產人聯合協會的兩位職員，在候車室裏來回走着，露着焦急不安的神情。

其中一人說，「這就是爲什麼原故我乘早車自紐約趕來。我先以爲他一到此地，我即可以接着他。我們得告訴他如何發言，這是很重要的事。他對於關稅又知道些什麼呢？」

第二人看着門口道，「你想他是不是還沒有來？」

第一人釘着人羣看着說，「如果他沒有來，我們只得放棄了。沒有他在場，我們永不會看到那關稅的提案。那邊有幾個黑人，你以爲——？」

「我怎能認識他？」第二人不耐煩答道。「搬運夫來了，也許他——」

搬運夫氣喘喘跑來說，「老板，我實在沒有找到他，每一個自車上下來的人我都注意過。」

「那麼，我們是錯過了牠，」第一人說着，給搬運夫五角錢的賞錢，回身走了。

搬運夫臉上露出笑容說：「謝謝您，要不要我替你們叫一部汽車？」

「叫部車也好，」第二人裝着樂觀的口吻，「也許他昨晚就來了。不論怎樣，我們要到兩點鐘纔到議院去，我們現在回旅館去吧，早飯還沒有吃咧。」

「我也沒有吃過，頭痛得要裂開了，那種混亂的舖位簡直使人不能入睡。」一輛汽車開到路旁，於是兩人走進了車廂。

車夫恭敬地問道，「先生，上哪兒去？」

「上五華旅館」，兩人中身材較大的一人答道。他很舒適地坐在他的座位上。「比爾，我已聽見喬治·華盛頓·卡佛爾已經應允我們去講話。」

汽車迅速地繞過圓場，幾乎和一輛陳舊的汽車相撞。這輛舊車的車夫是一個黑人，他因爲一心想在思索他這位特別乘客是何許人，以致沒有注意迎面而來的車輛。

兩小時之後，這位車夫已將車開到康內地卡蔭道上，速度很慢，即通常所謂假日的速度。那位老年的乘客叫他「開慢些」，車夫皮地就將車開得慢。因爲到現在爲止，皮地已經完全明瞭他的乘客一定是一位有身價的人。他晚上下差的時候，可以將很有興趣的事告訴他的同伴們。

有興趣的事就在動物園內發生了。他們正參觀完了離園他去。當他們進去的時候，沒有人甚至要看他們一眼。是的，他跟着這位老年人走。老年人關於樹的一些談話，是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話。他以前從來不知道樹也像人一樣，需要加以「愛護」。他們在一條小徑上走着，忽然老年人停止不走，口裏驚呼了一聲。他蹲下身，爬在一根電線下面，抓了一把葉子在手裏，口裏喃喃不知說些什麼話。園裏的看守人跑了過來，立在那兒注意老年人的行動。老年人抬頭看看他，將手向他一迎，好像向他示威似地。不一會功夫，六七個人跑攏來瞧熱鬧。老年人開始表演他手中的植物給他們看，他將葉子一瓣瓣給大家看看，用他的長手指在葉背上擦動。

大家都洗耳靜聽，過了一會大家找了一把鏟子來，將那叢樹自地裏挖了出來，老年人叮囑他們要非常小心，他們將那叢樹搬進花房，正在這時，一位白髮身份很重要的老人走了來，伸手和那老年人握手，表示非常榮幸地看到他。

車夫皮地聽到那位老年人說：「你是我們國內最偉大的」——是一個什麼名稱，啊對了，是「國內數一數二的菌類學專家。」

天哪！這是多麼動聽的一個名稱。皮地將這個字放在口裏唸了又唸。他要記住這個字，

他雖然毫不知道這字的意義是什麼，但是他却認為當白種人用類此的名稱呼一個有色的人的時候，這位有色人一定是一位有來歷的人。大家請那位老年人下次再來，並且送了一些小綠葉子給他，他接過來放在那隻大而陳舊的木箱內。臨走的時候，大家向他打招呼，「再見，卡佛爾博士！」

皮地朝他前面掛着的一面鏡子裏看着。他看到卡佛爾博士已脫下大衣，裏面穿的一件綠色羊毛短衣的前襟上，插着一朵小鮮花，他交叉着兩隻手臂，頭略向前傾。皮地將速度慢下來，想道，「讓他睡吧，我想他一定很疲倦了。」

他實在是疲倦了。自它斯基到此的一段路程很長。在南方，有色人是不准坐在睡車裏，雖然有錢也不行，所以他不得不整夜坐在煙霧騰騰，空氣污濁的車廂裏。他看到那個稀有植物的嬌嫩葉背上穩藏着的毒菌，使他神經鬆弛了下來。他奇怪管園的人是那樣的不经心！不過他們也許不知道其中的利害。當時他立即證明印度森林中亦有這種病症，而現在却在北京都華盛頓的公園內發現，如果傳染開去，該是如何的結果呢！他想到這兒聳了聳肩頭。他伸出手，去摸那隻寶貴的本箱，箱內裝着那些葉子，這將是他下次向農林部呈報的討論題目。他不能立即回到他的實驗室裏去。他深深嘆了口氣。他還得要演講那篇他已應允的

講話，要等到演講完畢纔能回去。如果他沒有到那個公園去，結果又當如何呢？可是到底他是被指引到那裏去的。如果上帝沒有指示他，他決不會到華盛頓來的。他事先不知道那些病態的植物，但是上帝是知道的。

現在他必須去參加那個上院的委員會。試想想看，他是被召到白宮裏去演講！他要說些什麼話呢？他將這事交給上帝去安排。他不焦慮及此。

上帝帶他到多遠呢？

他們知道麼？他們能不能看到他現在正在華頓盛的街道上乘着車走着呢？他們是不是要聽這位高大紅臉色的鄉人卡佛爾和他的妻卡佛爾太太的故事呢？時間隔了許久，可是他們仍懷憶他幼年時的情境。那冊巨大的信義宗的聖經，重得使他舉不起來，可是在夜晚這位鄉人卻以遲緩沉重的聲唸道，「我要向山舉目——我要向舉目——我將要抬起我的眼睛來——」今天他們似乎是離不遠了。

他朝後靠在座背上，閉上眼睛。自他的立場說來，華盛頓白色大理石的建築物已消逝了，接着而來的都是阿柴爾克山和一切的人民，以及久已過去的一切事物又變成現實的事物了。

第二章 這個小孩子值得一匹馬的價值麼？

「快點！快起來！喂——起來呀！」

外面天還未亮，廚房裏，這位德國農夫將通到屋簷下小孩睡覺的地方的木梯推一推。

「起來呀——喂！快些！要不——我上來了。」這帶着些威脅的話，上面那個黑小孩聽了，只好自乾草墊裏爬起來，身體索索地顫抖着。他們說他已有六七歲了，可以做些擠牛奶，看豬，養雞的事，或者到那座已經寥落的菜圃裏去拔草。可是他的一雙小腿和手臂，像生了鏽的鐵管子一樣，雙手瘦骨嶙峋，十指又長又瘦，臉色憔悴。在他那黑色的小面龐上，一對眼睛炯炯有光。他雖然不能說話，但是卡佛爾太太知道他心裏的事，一切的事情他都看得清楚。

昨天他在菜園裏工作了數小時，背部仍疲勞得發痛，現在宿睡未醒，一雙細長的小腿顫抖得立不穩，他行動笨重地爬下木梯，看到卡佛爾太太在廚房裏，頭上帶着睡帽，身上仍裹着長長的睡衣。他看到她，心裏很高興。

「不！不，我的天，」卡佛爾太太對她丈夫說。「他太小，昨天做了一天，也太累了。」

今早屋子裏的事，我替他做。他不能去。」

「那麼田裏的活兒誰來幫我的忙？」農夫含怒問。「我們有錢麼？田裏的收成，已經少得可憐，快要爛完了。我們沒有飯吃，他也沒有吃的呀！」

「上帝是好的，」女人帶着安慰的口吻說：「一隻麻雀摔下地也也知道。讓這個小孩去玩吧，眨眨眼他會長大，長得硬朗。」那小孩一雙眼睛釘住望着她，每一個字都打入了他的心田裏。

「啊，笨蛋！」農夫卡佛爾憤恨地罵了一句。「以前我還有一匹馬——」他有意停了一下。「可是現在」，他的眼光射到畏縮的小孩身上——「這個！」

他的妻眼光閃動了一下，答道：「他比不上一匹馬——那馬！」

「蠢貨！」男人說着砰地一聲把門帶上，走了出去。

卡佛爾太太伸出她的大手掌，撫摸小孩的頭。小孩眼睛漸漸含滿了淚水。真的，他還不能說話。

「哈哈，」她笑了。「他沒有那種意思。現在趕快燒火，他只要肚子一飽，什麼事也沒有了。」